

有什么追妻火葬场但是破镜没重圆的小说？

我是真的没想到，在我苦尽甘来终于追到他之后，他失忆了。

疲惫和无力感席卷而来，指甲狠狠陷入手心，我看着谢绥那张苍白冷淡的脸，勉强维持冷静，「你忘了？」

谢绥抬头看我，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有眼眸中有一丝丝歉疚，「嗯。」

有点可笑。

我自小隐忍着偷偷地喜欢他，直到三年前借酒表白之后，不再矜持，一次次追求，或者说哀求，一次次被拒绝。

心脏已经负荷到一定程度，在我最后要放弃的时候，他回头了。

偏偏如今他的记忆回到了当初我借酒表白之后，我们恋爱之前。

「不管你信不信，你已经和我在一起好一段时间了。」

我拿出手机试图找出我们在一起的证明给他看，翻着聊天记录的时候，我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。

原来即使在一起，我和他之间也从未改变过。

我一味地将就、讨好；他漠然地敷衍、不在意。

心被一只手狠狠捏住又松开，空气灌进来缓解窒息感，最后我伸出手，用手背擦干滑落的泪珠，抬头看他。

谢绥长睫垂落，说不清是什么情绪，声音轻到几乎快要听不见，「是吗？」

苦苦忍耐着，我突然站起来。

「我骗你的，对不起。」

我放弃了。

忘记，不要再走过去的那条老路，似乎是更好的选择，毕竟人生没有那么多三年，青春没有，爱情更没有。

谢绥那张可以说是美艳的脸，露出些许复杂神色，薄唇紧紧地抿着，不发一言。

不是意料之中的反应，我有些恍惚，张了张嘴还想说点什么，却连声音都发不出来。

谢绥解决了我的不知所措，他恢复了惯常那副冷淡自矜的面容，岔开了话题，「坐下吧，站着干什么？」

我摇了摇头，拎起包，「既然你不想伯父伯母担心，那我就不说了，护工给你安排好了，我有空会来看你的。」

谢绥轻轻「嗯」了一声，狭长的眼睛冷冷淡淡地瞟了我一眼，「多谢。」

我没有说话，转身关上了门，仓皇地离开。

放弃一个人好像也没有那么难，或许从前每一次受挫都是在放弃的路上，到了今天终于有了结果罢了。

累，累到腿脚发软，我靠着医院的墙壁缓缓蹲下来，按着空荡荡的胸口，忍住眼睛的酸涨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。

谢绥的表情不是没有犹豫，我也知道最后的结果，是我们可以在一起。

可谁能接受呢？得而复失永远最为煎熬痛苦。

我宁愿是追了六年，而不是花了三年终于得偿所愿，突然发现又回到了原点。

明明觉得自己不难过，开车上路的时候还是失魂落魄地追尾了。

我看着前后距离我们七八米的车，心里莫名觉得有些好笑。

「姐姐，你撞了我新买的大牛怎么还笑啊？」被我追尾的车主下来，扶着我的引擎盖不解地看着我。

我抬头看着面前这张白净清秀、少年感满满的脸，刚刚那种丧气一扫而空，大概这就是年轻人的魅力吧。

「对不起啊，你留个联系方式给我吧，我负全责。」我从包里掏出手机等着他给我号码。

他上上下下扫了我一眼，抿着唇劝慰我，「长得很漂亮，别干这种事。」

说完就不顾我的惊讶转身上车，扬长而去。

我愣在原地回味了半天，才意识到，他以为我是租豪车出门钓鱼的天菜。

现在的年轻人想象力都这么丰富了吗？

我哭笑不得地钻进车里，开出去老远都觉得有些稀奇。

到了 4S 店，去休息室等人开车来接，我发现刚刚那个劝慰我的小孩正躺在里面睡觉。

真是，缘分。

我走过去推了推他，他迷迷糊糊醒来，睡眼惺忪地看着我，「你怎么在这？！」

「来修车，我没钓鱼，年轻人想象力不要那么丰富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把账记我头上吧。」

「……顾承昱。」

我点点头准备出去和店员说，被顾承昱一把抓住手腕，「不用了。」

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垂着眼睛点了点，把二维码调出来，「姐姐扫我一下。」

应该拒绝的，可是看着他红红的耳尖、软软的短发、长长的睫毛、嫩嫩的奶膘，心里一阵软。

我掏出手机扫了一下，添加到通讯录。

「姐姐叫宋沁舟呀，还挺好听的。」顾承昱挑着眉头看了我一眼，笑出两颗小虎牙。

他长得其实很冷淡，眼睛长长的，内双，眼尾展开，鼻子很高挺，下颚线条也极其流畅，但是偏偏带了点奶膘，眼睛完全睁开，再这么一笑，瞬间就给你软化了。

我鬼使神差地开口：「不要我给你修车，那我有空请你吃饭吧。」

顾承昱一听，就挑了挑眉毛，看起来有点说不出的傲慢，「就今晚。」

我真的没忍住，就这么笑出来了，「好。」

大概我笑得太猖狂，面前这个一米八几的大男孩，红着耳尖咬了咬后槽牙，又奶又凶。

02.

等人把我的迈凯伦开过来，我就带着顾承昱出去吃饭。

他坐上了我的车，单手撑着车窗勾着嘴角笑，看起来有点小坏，「还是第一次坐女生副驾呢。」

「听你这话，副驾带过不少女生啊。」我笑着偏头看了他一眼。

想想也是，他长得这么招人。

他脸皮不容易红，情绪全写在耳朵上，一被调侃，这耳尖就红得滴血，纯情得不行，偏偏长了一张渣男脸。

「没有，没带过。」

我打了一下方向盘转了个弯，没有继续戏弄他。

刚把车停在餐厅门口，就看到了我妈的来电显示，「谢绥不是出差回来了嘛，怎么联系不上？他妈都问我了。」

操。

忙着伤心，忘了谢绥手机坏了。

「他手机丢了，我正在跟他吃饭呢，下午去办卡，先挂了啊。」说完，怕谎言被戳破，立马挂了电话。

身旁的顾承昱睁着眼睛直勾勾地看我，「姐姐骗人眼睛都不眨。」

莫名有些羞愧怎么回事？

吃完出来正好看到旁边有个手机店，走进去挑了个黑色的付了钱，转身就差点儿撞到顾承昱怀里。

「你这是送给男朋友？」他眼睫毛又长又密，扑扇个不停，看起来显得有点紧张。

「前男友。」

「你对前男友都这么好？」

我把手机放进车里，招呼这个惊讶不已的小孩上车，「去哪？我送你。」

「你先把手机送过去啊，我不急，我怕你前男友急。」顾承昱倚在车座里，看起来有点无赖，下巴微抬，好看又张扬。

我忍不住轻笑一声，「刚分手。」说着猛地踩了一脚油门，车子立刻轰鸣着滑了出去。

年轻人大概就喜欢刺激的，顾承昱勾起了一个笑，「那挺好，你分了才知道下一个更好。」

下一个是谁？他吗？

我翘了翘嘴角没说话，等到了医院见顾承昱要下车，我倾身过去按住了他的安全带，「待着，一会儿就来。」

顾承昱嘴角微微一撇，不爽的情绪全部写在脸上，和谢绥截然相反，不过人倒是乖乖地倚了回去，懒洋洋地玩起了手机。

我拿着手机上楼，进了病房就看见谢绥静静地坐在床上，无聊地翻着一本不薄不厚的书，看起来清冷静谧。

听见我来的声音，谢绥抬头看了一眼，目光落在了我手中的手机盒上，「谢谢。」

没吭声，我打开抽屉，把他那个碎得不成样子的手机拿出来，换卡开机，折腾好了才递给他。

他伸出修长细白的手接过，薄唇轻启，猜到他又要道谢，我忍不住制止，「你今天说的谢谢比过去一年都多，怎么，失忆了还变礼貌了？」

他少见地愣了一下，然后那美玉般的面容化开，勾出一个诚心的、温柔的笑，看得我心脏刺痛。

或许从前许多年，都是我为难他了。

以爱之名禁锢，把彼此都推入两难的境地。

酸涩一下子冲上来，我意识到自己要克制不住，连忙低头，「走了。」

说完就逃也似的跑了。

门刚关上，眼泪就滑落，我定了定神擦去，长舒一口气往下走。

没事的，错了改就好。

可为什么喜欢一个本可以得到的人，是错呢？错到命运都要重新修正，错到失忆这种狗血的事情要发生在我和他身上。

原来我不仅仅是累到决定放手，还埋怨，埋怨不公，把我苦苦追求得到的再夺走。

03.

回到车里的时候我情绪已经完全平静下来，顾承昱却偏头盯着我看，「哭过了？」

我心里一咯噔，下意识反驳，「乱说什么呢？你去哪？送你走。」

我没敢看他，余光却发现他收了表情，因为长得冷淡，显得有几分谢绥的气质，看得我更加糟心，踩着油门就往外开。

「不用送，你到地了把我丢下来就行。」

他这么贴心，我自然是不想当司机，点了点头，就往公司的方向开。

在公司忙了几天，甚至没回家，项目做完合上文件之后，那种无措的空落感又朝我袭来，还没来得及难过，我妈的电话就来了，「宋沁舟！谢绥出车祸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就这么瞒着？」

「你怎么知道的？」

「我不能知道？要不是今天陪你爸去医院体检，你要瞒到什么时候？快给我过来！」

谢绥和我的父母都知道我俩在一起的事，我怕他在失忆无措的压力下，被环境逼着重新和我在一起，那不是我想看到的。

既委屈他，也对不起我自己。

喘着气开门，就看到谢绥安静又镇定地坐在病床上，被我和他的爸妈四个人围住嘘寒问暖。

「舟舟来了，让舟舟照顾谢绥吧。」我妈笑着对谢绥的父母客气寒暄。

从前在谢绥面前再怎么受挫，我也不敢有一点透露给我的父母，生怕他们对他留下不好的印象，所以他们知道的谢绥，对我永远是温柔体贴关怀的。

「舟舟也忙了一天了，多累啊，又不是什么大事儿，还有护工，让他们小两口待一会儿，就让舟舟回去休息吧。」谢绥他妈笑得很是温柔。

等人都离开，我才走近谢绥。

「不说是骗我的吗？」谢绥微微抬起眼皮子看我，瞧不出什么情绪。

我坐下来顺手拿了一个苹果给他削皮，「那你呢？你不就希望我是骗你的？」

沉默一下子弥散开来，我轻笑一声把苹果递给他，正要开口，就听见他说：「既然当时答应了，那我没有理由借着这种事反悔。」

莫名的平静。

「你愿意吗？平心而论，失去那三年我的苦苦追求，你的感动和可怜没有达到顶峰，你愿意和我将就吗？」这句质问，我竟然说得那样轻松，甚至不在意结果。

谢绥眸色很深，情绪永远藏得很好，像一尊完美的玉雕，此刻却眸光有了波澜，他的声音透露出了无奈，「舟舟，我只是不记得了。」

一点点的温柔就把我击溃，心里建起的防线迅速坍塌，我几乎是哽咽着告诉他事实，「你真的，不爱我。」

回到原点之后，我就没有勇气再来了。

我拿出手机，点开我们的聊天记录塞进谢绥手里，他垂着眼睛一点一点地翻看，良久抬头，薄唇轻抿，透出些许说不出的烦躁和愧疚，「对不起。」

没有人要为自己的不爱道歉的，我摇了摇头，一面擦掉不争气的眼泪，一面接过手机，勉强勾起一个笑，「你好好休息，身体应该没什么大碍了，过两天出院我来接你，不用那么愧疚的。」

一刻也不敢留，逼着自己放弃是痛苦的，我甚至没有把目光再一次放在他身上就离开了。

04.

上次开车失魂落魄地出事，修个车就花了几十万，这次我分外小心，龟速前行。

等着红绿灯的时候，微信跑出了一条弹窗：姐姐，好巧啊。

我有些稀奇地点开，立马又看见了「看后面」，回过头，就看见顾承昱苍白的手臂从车窗中伸出来，缓慢地慵懒地摇动着。

复杂又疲惫的生活中，谁会为了一个偶遇而开心，人们大多选择低头避开，选择孤独，但不可否认，这一刻，我的心情是轻快的，为了他的那个「好巧」。

电话被拨通，「我和朋友去打台球，姐姐要不要一起啊？」

这些天顾承昱约了我很多次，都被我推了，但年轻人的热情似乎真是无限的。

看着时间才九点，还很早，回去也是无聊，不如答应吧。

顾承昱超车开到我前面，我紧紧跟上。

进了包间，看见沙发上三三两两坐了几个跟他差不多大的男孩女孩，第一次感受到了年龄的压力，妈的，我老了。

「卧槽，昱哥，你在哪找到这么正的姐姐，还有多的吗？」一个穿着蓝色短袖的清秀男生猛地站起来就要勾顾承昱的肩膀。

顾承昱侧着身子让开，摇了摇手指，「可遇不可求。」

有点得意，有点傲娇，叫人发笑。

等上桌打球的时候，我拿着酒杯靠在一旁看着他撑杆的侧脸、后背流畅的线条，心里泛出了一丝邪念。

不是喜欢，是发泄。

是憋到极点，疯狂地想朝外排解的恶劣情绪。

我一口抵尽杯中的酒，压下这讨厌的情绪，「我来和你打一盘吧。」

他的眼睛亮了起来，笑出两个虎牙，看起来清澈又骄纵，「我很爱赢的。」

我拿起巧克擦了擦球杆，「嗯，那我让你。」

平平无奇的几个字，引起了巨大的哄闹，屋子里的人都围过来调侃顾承昱。

谢绥很喜欢打台球，我从前为了能和他一起玩，请了专业的教练，都快把台球当职业了。

不过顾承昱真的很厉害，我出了点小差错，想着他爱赢，就没有挣扎，顺势而为让他赢了球。

最后他撑着球杆站在灯光下，长长的眼睛微挑着看我，嘴边的笑极其张扬，身后的人都在为他鼓掌起哄。他们的模样碎成了一幅画，在我眼前绽放。

这么一瞬间，我被奇怪的气氛点燃，自从谢绥车祸开始一直压在心头的郁气，被戳了一个口子，想要被救赎，或者把别人拉入深渊。

顾承昱，我不是好人，我告诉过你的。

「姐姐是让我了吗？」顾承昱放下球杆，走到我面前，靠得很近，呼吸很轻，眉眼都是笑意，似乎无论我有没有让他，都足以叫他开心。

对他起了心思，所以我抬起头看着他笑：「让了有奖励吗？」

顾承昱一怔，眼睛睁大了些，看起来有些奶，减弱了那分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，「你想要什么？」

他的眼睛真的很神奇，睨着看人就叫人害怕，不敢接近；睁大些看人便浑身冷感全消，只剩下少年的清俊动人和说不出的可爱，对，就是可爱。

心弦被拨动了一下，我朝他勾了勾手指，他乖乖地侧耳弯腰靠过来，我便在他的脸侧轻轻留下一个吻，「奖励这个就好。」

顾承昱像是吓到似的猛地直起身子，修长的手捂着脸颊，瞪着看我，耳尖红得滴血，「你……」

没「你」出个所以然来，可我看他那双眼睛里写满了羞涩就知道他想说什么，正准备点头告诉他「我会负责」的时候，电话响了。

我转过身从身后的沙发上拿起包，掏出手机，看到来电是谢绥，一下子所有的情绪都淡了下来，像被浇了一杯水，不算太凉，但很清醒，「你钥匙丢在医院了。」

我翻了翻皮包，车库钥匙不在了，不过家里还有备用，「先丢你那吧，等过两天接你出院的时候拿。」

谢绥清浅的呼吸停滞了一下，随后才轻声回了一个「嗯」。

等我挂断电话才意识到，这是我第一次在有理由见到谢绥的时候，选择了不去。

整个人有些愣神，直到顾承昱站在我身后，带有热度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时，我才回过神来。

他靠得很近，呼吸从我耳侧喷洒过来，炽热而清冽，「你怎么对你前男友那么好，又送手机又接出院，姐姐是都这样吗？」

好酸。

我避重就轻地调侃，「对呀，姐姐都这样，你喜欢吗？」

顾承昱扶着我的肩膀将我扳正，长眉微蹙，「我连前女友都没有，你还和前男友藕断丝连，我喜欢个屁。」

这直球，叫我不知道怎么接。

大概是我沉默得太久了，顾承昱把手从我肩膀上拿开，脸也微微侧开，不再看着我的眼睛，整个人显得有些别扭，「你不改也没事。」

委屈，虽然他瞧着傲慢不已，说的话又惬意随便，可我就是听出了委屈。

「改啊。」我说。

本来就会改，不是为了顾承昱，是为了我自己，不要陷进去，不能再把谢绥挂在心尖、嘴边。

05.

和一群年轻人喝了很多酒，我是故意的，酒精的麻痹可以让我短暂地放弃道德底线的挣扎，堂而皇之地把顾承昱带回家。

他炽热而又暧昧的吻落在我的颈侧，滚烫又虔诚。

他的手指修长又灵活，我忍不住拱起身子，抓着床单的那一刻，脑子里闪过了谢绥的脸，心脏翻起一阵刺痛，我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地推开了顾承昱。

他眸光带着欲望的水色，既委屈又勾人，半跪在我面前，「弄疼你了？」

他的声音有点压抑的沙哑，还有着一丝小心翼翼，和我一样可怜。

心脏的某一处猛地坍塌，我抵了抵唇，垂下眼睛没有看他，「没有，要不然算了吧，你和我都喝多了。」

「我很清醒。」顾承昱这句话说得坚定又有些咬牙切齿。

抬头与他视线相撞，看着他咬着后槽牙忍耐着欲望和不爽的模样，我最终还是昏了头，靠过去，轻轻咬了咬他的喉结。

彻夜不眠，都是顾承昱的报复，报复我刚刚迫使他停下的戏弄。

只有我知道，那不是戏弄，是我的良心短暂地闪烁了一下人性的光辉，最后被灼灼美色湮灭了。

早上醒来，看见顾承昱撑着脑袋盯着我的时候，我顺手就抓起旁边他的短袖丢了过去，「套起来。」

顾承昱面露不满，嫌弃地拿开，「脏。」

「那你要裸奔？」

年轻人的脸皮就是厚，他挑眉笑道：「姐姐不介意的话，当然可以啊。」

我一个「滚」字压在喉咙里说不出口，勉强背过身子不去看他，「你躺床上玩会儿，我给你去楼下买衣服。」

顾承昱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摸过来的，一把揽住我的腰，将我拽到怀里，暧昧地靠在我耳边，「姐姐真贴心。」

气温升高，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之后，我扶住自己可怜的腰勉强推开他，「躺回去！」

大概没想到我会突然凶他，他翘着一撮呆毛，愣愣地看着我，有些惹人怜爱。

我忍不住轻笑一声，洗漱出门。

买了衣服和早餐回来，我把衣服扔给他，「买了早餐，收拾一下出来吃。」

顾承昱直勾勾地看着我。

我看着他挑眉的模样，有些蒙，「怎么了？」

他贴在我耳边说了句叫人极其脸热的话。

操！

「你将就着穿，吃了早餐回家换去！」我脸瞬间像烧似的，真的，受不了年轻人。

把顾承昱送到他家楼下，我手搭在车窗上等他下车，他却解了安全带就不动了，光看着我。

「下去啊，怎么不动？我还得去公司呢。」

顾承昱脸色瞬间黑了，长腿一迈就出去了，我看着他气冲冲的样子有些不明所以，还没等我踩油门，这人又想起什么似的绕到了我这边，掐着我的脸就吻了过来。

我看着他轻轻喘气的模样，有些明白他在气什么了，心里莫名一酸，湿漉漉的，和他的眼睛一样。

「不准一副送炮友回家的样子！」顾承昱这句话说得极其恶狠狠。

我却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，真能想，「知道了，上去吧。」

可是等车开出去，开进高楼林立的大厦之间的时候，我捏着方向盘的手还是紧了紧。

不是炮友，是什么呢？男朋友吗？

我舔了舔唇角，选择不去定义我和他的关系。

06.

谢绥出院了，我去接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换好了衣服坐在一旁的沙发中看书，双腿交叠，阳光温柔地落在他身上。

如果不去看他那双眼睛，会以为他是天使。

谢绥听见动静，抬头看过来，我几乎以为那里面装的是温柔。

我出声打破自己的幻想，「走吧，送你回家。」

谢绥很安静，直到快到他家了才开口，「你这几天去哪了？」

「能干吗？忙公司的事呗。」我转了个弯，心不在焉地回应着。

无端感觉气氛冷了一些，刚刚也没有说话，可很惬意，现在却平添了一丝压抑，我忍不住侧头看了一眼谢绥。

他太漂亮了，说是鬼斧神工也不为过，只是现在长眉几不可察地蹙着，薄唇也抿着，显得色泽更加浅淡。

「怎……怎么了？」我习惯性地对他的不开心感到不知所措。

谢绥眉峰挑了一下，神色又化开，「没事。」继而道，「这次辛苦你了，明天请你吃饭吧。」

明天？

顾承昱约了我好几天，不知道怎么面对他，鸽了又鸽，惹得他不高兴得厉害了，所以答应了明天陪他吃饭。

「我……」拒绝的话卡在嗓子眼说不出口，我从来没有拒绝过谢绥，似乎也学不会。

谢绥沉着眸子看我，声音清冷，「你有约了？」

他问出来的话，好像就简单多了，我轻轻「嗯」了一声，谢绥短暂地愣了会儿神，神色疏散下来，「那改天吧。」

我看着他的背影，不由得笑了。

改天就是没有下次啊，他还是老样子，失忆了也没变。

第二天，到了顾承昱约的餐厅，这里色调偏深，看起来就适合偷情。一进门就看见他半倚在那里低头看手机，荧光打在他脸

上，显得极度冷漠。

我好像，一直都挺喜欢这种调调的长相，看起来高不可攀。

他看见我，微微抬了一下下巴，眼睛亮了起来，开心得不行，然后嘴角慢慢变得平直，「姐姐真难约，下了床就不认人。」

「忙啊。」这两个字才出口，心里就涩了一下。

从前，我被谢绥这么搪塞了多少次？

趁着顾承昱神色还没冷下来，我就抓住了他的手，尽力显得温柔，「对不起，没有下次了好不好？你要实在想我，可以直接来我公司，嗯？」

笑意一下子就从他的眼角眉梢爬出来，他有些傲慢地翘起嘴角，「我也忙呢。」

「好，等你不忙。」

和顾承昱分开之后就接到了发小陈铭翰的电话，「来我家那个酒庄，谢绥住院都不说一声？」

「庆祝他出院？」

「庆祝你们分手啊！」陈铭翰低低地笑出了声，那边很安静，一听就知道是躲起来打电话的。

我掉转车头忍不住笑，「这可不是喜事。」

这帮发小真的挺损的，从前不止一次直呼我是谢绥的舔狗，倍儿忠心的那种。

陈铭翰意味深长地「嗯」了一声，音调起伏，显然是不赞同，但却也不想解释，大概是觉得我脱离苦海明明是喜事。

「他失忆了，失去了三年的记忆。」我油门踩得有点狠，推背感袭来，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，平淡地叙述事实。

「什么？！」陈铭翰的声音是惊讶的、意外的，甚至有一种预测到大事不妙的焦躁感。

嫌弃他大惊小怪，我挂了电话不再理会。

07.

停好了车晃进去酒庄，就听见有人调侃谢绥，毕竟他失去了三年的记忆，现在似乎……是个弟弟？

呵呵，谢绥就算失去十年记忆，也比在座的各位都要老成，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狗胆调侃他。

谢绥和陈铭翰旁边都空了一个位置，还不等我想，陈铭翰就朝我招手，「舟舟过来。」

一脸急切地想要跟我沟通的八卦样子，真晦气。

我依言走了过去坐下，他推了一杯酒给我，压低声音很小声地说：「舟舟，我是看着你喜欢谢绥过来的，给他一点时间吧。」

刚刚还说要庆祝我和谢绥分手呢，现在就当和事佬了？

我听得心里莫名烦躁，皱着眉闷了一口酒，「你也说了是看着我过来的，怎么谢绥是你朋友我就不是？我凭什么还要等？」

因为不想闹得太难看，我即使不开心也没有大声说出来。

陈铭翰长久地沉默了，最后苍白地来了一句让人啼笑皆非的话，「谢绥喜欢你。」

「喜欢个屁。」这句话我没憋着，用不大不小的声音说了出来。

谢绥听见我的声音，将目光投了过来，淡淡的，毫无情绪。

这叫喜欢？

呵，而且现在说什么都是晚了，毕竟我一时脑热掺和了个顾承昱进来，说不后悔是不可能的，但我到底还算有责任心。

谢绥刚出院没喝酒，他负责看，我们负责喝，最后我被安排着让谢绥送回去。

临走前我深深地看了一眼陈铭翰，真的，他有大病。

我倚在副驾里闭目养神，谢绥一边倒车出去一边问我：「不是说今天有约吗？」

「正好结束，陈铭翰电话来了，我就过来了。」

「散得挺早。」

「不然呢？」我只是下意识发问，并没有挑衅的意思，却好像被谢绥误会了。

他薄唇微微抵住，「舟舟。」

他声音很沉，只是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就没了下文，但里头不悦的情绪是十分鲜明的。

被他这么一声叫得回了魂，我对自己的无缝衔接后知后觉有了一丝羞愧之情，舔了舔唇，「跟你说个事。」

「嗯。」谢绥眼神都没偏一下，冷淡地回应我，示意我开口。

他这么冷淡，我底气又足了很多，「我找了个男朋友。」

反正他今天告诉那群人我们分手了，想来也是比较愿意和我划清关系的，我这么一寻思，说得更加不犹豫了。

刺耳的刹车声响起，车被急停。

谢绥终于把脸转了过来，面色森冷地看着我，「你说什么？」

他脸色差得我难以想象，谢绥从来没有这么情绪外露的时候，我心脏控制不住地跳，差点从胸腔中破出。

我竟然心虚了，色厉内荏，「不是分手了吗？而且你失忆了！你想想，我之前追了你三年，三年才追到。」我吞咽了一下，「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的感情，还差了三年。」

再说，在一起了也跟没在一起似的，何止差了三年？

谢绥长眸微微眯起，然后勾起了一个颇有些讽刺的笑，捏着方向盘的手用力，骨节泛白。

他说：「随你。」

话落就踩了油门出去，超速了，救命，这还是我的车。

气氛相当不好，我不明白，记忆一下子掉了回去。

08.

毕业那天晚上我喝得酩酊大醉，满身酒气敲响了谢绥的门。

他单手扶着门框，微微皱眉，声音清冷得好似一股山泉，一下子将我浇醒，「宋沁舟。」

他要出国继续深造，而我得留在国内，再也不能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了。如果今天不说，往后便会有数不清的变数，我不能允许。

我上前一步勾住谢绥的脖子，他下意识伸手揽住我的腰肢，「……谢绥。」

其实我酒量不差，但是这样能很好地掩饰我的难堪，猜到他会拒绝，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是我能给他的最大的爱意。

谢绥反手关上门，将我搂进去放进沙发里，就转身准备去倒水，被我一把抓住手腕。

「不要走。」

「去给你倒水。」他音调和人一样冷，可不知怎么，我却听出了两分温柔。

就这么零星的温柔，却给了我莫大的勇气。

「我喜欢你，谢绥。」

空气里一片寂静。

良久，谢绥伸手掰开我的手，静静道：「你喝多了。」

把我否决，给我台阶，温柔又残忍。

我费力地睁开眼睛，直勾勾地看着他，用尽了勇气，「我没有。从知道喜欢是什么开始，我就喜欢你了。」

谢绥沉默了，他的手指微微蜷起，长睫垂落。

我太了解他了，他在犹豫，在烦躁。

就算是可怜也好，是不忍也好，我想有这么一个机会，不必小心翼翼偷偷喜欢他的机会。

「试试吧，让我追你，好不好？」我明明不想哭，却在哀求的时候，心酸到眼泪沾湿了睫毛。

谢绥眸色极黑，沉沉地看着我，最后无奈地「嗯」了一声，算作同意。

巨大的喜悦瞬间将我淹没，我忍不住想要再次确认，他却已经转身走进厨房倒水了。

我捧着谢绥倒过来的温水小口小口地喝着，他就站在我身侧，心跳得这样快，真害怕被他听见。

「我送你回去。」谢绥开口，不容置疑地往门口走。

我点头跟上，跟在他身侧，走在寂静无声的夜色里，走在昏黄暧昧的灯光下。

大学我们都出来住了，我自然和他买在了一个小区，可现在我突然有些后悔，后悔离得太近，一会儿工夫就到了。

「晚安。」我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看着他。

谢绥狭长的眼睛几不可见地弯了弯，下巴微收，算是点头回应。

我看着他清瘦修长的背影消失在电梯口，才满怀少女心事地进去。

一夜未眠。

最后天蒙蒙亮的时候我才睡着，再醒来就是日上三竿。

表白后的第一天，我略有些兴奋地换上了一件修身的红裙子，对着镜子细细地画了一个妆，打电话给谢绥，「今天出去玩吗？」

「不了，已经和导师联系好了，在做项目。」

谢绥那边响起玻璃杯被放下的声音，我几乎可以想象到他戴着银边眼镜，冷淡而又专注的模样，心一下子就软了。

「那我买些菜去找你吧，给你做饭吃。」

他顿了一下，似乎想要拒绝，但大概想起昨晚答应我的，
「嗯。」

谢绥态度的改变自然被我发觉，突然觉得动力满满，我好心情地去了超市，买了蔬果和肉，敲响了他家的门。

没一会儿谢绥过来开门，一身灰，中和了他的冷淡，看起来有些温柔秀美，他顺手接过我手中的袋子走进厨房。

我跟过去发现他在熟练地洗菜，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有了一种已经和他结婚的遐想，心里一阵甜，「我来吧。」

谢绥头也没抬，将洗好的菜放进一旁的篮子里，「一起。」

一起更好，更像结了婚。

最后看着满满的一桌菜，动筷子的时候，觉得大概再也不会有比这还可口的饭菜了。

整个暑假谢绥都在忙，我也开始接手公司的事务，但还是尽量去找他，或许做个菜，或许散个步。

直到他去了美国。

远隔重洋，我才知道距离有多可怕，一个不爱你的人，真的没心思通过手机应付你。

我一次次等待，难受，释怀。

看到的永远是「对不起，刚刚没看到」「在忙」「刚刚实验结束」。

为了缓解这种时刻都觉得自己在失去的痛苦，三年里，我买往返美国的机票一共 172 张。

他毕业的那天，我捧着鲜花过去，远远地迎着太阳看他，看那个在阳光里好似天神降临的谢绥，突然释怀了。

爱他，未必要得到他。

或许让我这段卑微的单恋留在最美好的时候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

「谢绥，恭喜毕业。」我大步上前将鲜花塞进他怀里。

他薄唇轻勾，笑得难得温柔，眸光近乎蛊惑，蛊惑到我还想再试一次，最后一次。

「三年了，要在一起吗？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哦。」我特地用轻快的语气去掩饰我心中的慌张。

始料未及的是，谢绥长眸微微弯起，「好。」

无措大于喜悦，我甚至连手都不知道放在哪，紧紧地捏着衣服下摆。

谢绥视线下移，最后腾出一只手，抓住了我，十指相扣，「还紧张？」

难得的调侃让我一下子轻松起来，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然后被喜悦淹没，环着他脖子又快又轻地落下一个吻。

回应我的是谢绥变深的眸色，和微红的耳尖。

可惜上帝都觉得这份感情太强求，把一切打回了原点。

09.

「到了。」谢绥冰冷的声音响起，显然还是情绪极差。

我被他从记忆拉回，有些木愣地点头，解开安全带下车，刚伸出去一条腿，就听见了他有些克制的声音，「舟舟。」

我回头看他，他却没了话，皱着眉，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是有着数不清的烦躁。

原来三年前，我对于谢绥就已经是鸡肋了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

我扶着蝴蝶门轻笑了一声，「谢绥，上帝都觉得我们不合适，要让我们重来，重新选择，你还犹豫什么呢？」

向前看吧，别回头，别让我难过。

是的，意识到我对三年前的谢绥而言是什么之后，我是难过的。

我宋沁舟，凡事尽善尽美，怎么就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，把自己变成了别人的鸡肋，别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呢？多可悲啊！

宿醉很难受，我没能爬得起来，准备旷班的时候电话响了。

「姐姐，刚起来就想你了。」顾承昱的声音黏糊糊的，显然是刚睡醒，有点奶气。

我听了闭着眼睛笑，「那你来我家，给我带份早饭。」

顾承昱的声音一下子就甜腻了起来，整得我心情都变好了，前所未有的轻松，忍着那么点不舒服去泡澡护肤，刚抹完精油门铃就响了。

打开门就看见顾承昱拎着两手的早餐，我接过来嘟囔了一句，「我哪儿吃得掉？」

「每个都尝一口。」

「有病啊，少爷就是少爷。」

腰间突然出现一双大手，我整个人被他捞进怀里，顾承昱贴着我的耳垂暧昧道：「姐姐好香，都说我是少爷了，姐姐考不考虑伺候一下？」

「滚。」我话落咬住舌尖，然后就被他扳过脸吻了起来。

然后就变成他先吃，我后吃了，年轻人，精力真旺盛。

似乎自从那天和谢绥说清楚之后，我就轻快了很多，面对顾承昱也不再是逃避，而是享受他的热情，回应他的热情。

直到和他牵着手从 chanel 出来，撞到了谢绥，几乎是一瞬间，我把手从顾承昱的手中抽走了。

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，不敢抬头看他是什么表情，也没脸看谢绥是什么表情，心脏有轻微的挤压感，很不舒服，愧疚或是害怕，害怕谁？害怕什么？

谢绥走近，平静地看了我一眼，眸色很深，看不出是什么情绪，但我莫名地觉得自己没出息。

等他走远，我才意识到顾承昱已经和我拉开了一点距离，懒散地倚在栏杆上，神情冷漠又充斥着戾气。

他在等我解释，我却无从开口。

我捏了捏鼻子，说了一句很苍白的話，「我只是下意识……」

我真的是下意识，没有任何思考，也没想做什么。

顾承昱舌尖顶了顶脸侧，打断了我，「前男友？」

似乎他也不需要得到我的肯定，极其嘲讽地笑了一下，「你念念不忘，你招惹我干什么？」带着火气，转身离开，步子迈得很急，像是在逃离。

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心里难受得很，不是念念不忘。

我在忘记了。

10.

那天之后，顾承昱一周都没联系我。

我点开他的头像很多次，一次也没发消息出去。

我好像在谢绥之后，对任何人都会有所保留。

整个人有些疲惫，我缩在沙发里捧着酒瓶子直接对着口喝，连杯子都懒得拿。

门铃响了，我摇摇晃晃跑过去开门，是顾承昱。

瘦了，憔悴了，偏偏更好看了。

他眼睫低垂，整个人透着脆弱感，引人遐想，叫人恨不得欺负死他，或者被他压着欺负也行。

「你就不能哄我一下吗？一句话也行。」他极度委屈，委屈成了小奶音。

我毫不犹豫地扑进他的怀里，搂住了他的腰，「顾承昱，以后每一次我让你不开心了，我都哄你好不好？」

「你就不能不让我不开心吗？」他三个「不」，一个说得比一个重，一个说得比一个委屈，偏偏揽住我腰的手用力得不行，

又克制得极好，生怕弄疼我。

能。

他的低头、他坚定的选择，几乎就在这一刻，治愈了我这么多年的患得患失，这么多年的卑微求全，这么多年的自我否定。

这夜顾承昱比往常要热烈，又要克制，我捧着他的脸，借着昏黄的床头灯，与他对视。

他这双令我赞叹不已的眼睛里，湿润又缠绵，我抬起下巴吻上他的眼睫，「我喜欢你。」

片刻的停顿之后，他便是喜悦的疯狂。

顾承昱在我家赖了好几天，我一边抹精油一边提议，「你要不然就回家把东西收拾收拾住过来吧。」

「姐姐在说什么？」他声音很轻，有些不真切。

我透过镜子看站在我身后的顾承昱，他眼睛微微睁大，看起来有些惹人怜爱，「你不愿意就算了。」我大概有点恶趣味，非要逗他。

「愿意。」他耳尖红红地接受了我的戏弄，心脏瞬间被塞满。

本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但是谢绥给我发了消息：

「下来，我在你公司停车场。」

莫名地，心头跳了一下，不是一个好的预感。

我打开谢绥的车门，坐进副驾，盯着他冰冷一片的侧脸看，
「怎么了？」

谢绥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了一下，转过来看着我，眸色深沉一片，「我想起来了。」

听见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有点蒙。

其实我也没想过他会一辈子都记不得，所以我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实。

我点了点头，「那挺好的。」

谢绥闻言长眸眯起了一些，声音冷淡到让我觉得他在施舍，
「舟舟，我从来没想到要和你分手。」

一丝说不清的怨气爬了出来，我语气也变冷，「那就当我想跟你分手好了。」

第一次在谢绥面前那么硬气，我竟然紧张到心跳加速，为了掩饰，我又补了一句，「而且我和他也挺好的，有空介绍你们认识认识。」

谢绥的脸色几乎是立刻黑了下来，他有些傲慢地捏住了我的下巴。

我一直知道谢绥骨子里就刻着傲慢、冷漠、无情，只是教养极好，平时看起来清冷又克制。

爱就是看透他是什么人，还要飞蛾扑火。

不爱就是他撕开伪装的一刹那，便感到被冒犯。

人就是这么偏心。

还没皱眉说点什么表达不悦，谢绥就收了手，情绪下去，又恢复了原样，「你没必要气我，我是喜欢你的。」

这么多年他都没有说过喜欢我，今时今日这么轻而易举地脱口而出，竟然叫我有有点慌神。

「可是我已经不喜欢你了，我不是为了气你，只是想通了。」
我垂下头温柔而又无措地回应他，回应贯穿我整个青春的人。

爱他太久，我终于想起来要爱自己。

和顾承昱在一起，我才明白双向奔赴的感情才有意义。

「下去。」谢绥脸是白的，唇是白的，看起来情绪极差，勉强维持冷静开了口。

我闻言就低头解开安全带准备走，不想再去计较他的语气有多么生硬难听，总归到此为止了。

可是刚打开车门伸了一只脚出去，就被大力拉了回去，「宋沁舟，你凭什么说走就走，喜欢我的人是你，招惹我的人是你，不要我的人为什么还是你？」

抬头撞进了谢绥微红的眼睛里，他表情隐忍克制，大概是长得过分漂亮，还显出几分不属于他的委屈可怜来，谢绥从来没有这样过，以至于我心里说不出地酸，「……对不起。」

「我不要对不起。」谢绥捏着我手腕的手又微微收紧了一些，有点刺痛。

我低头看着他修长皙白的手，骨节分明，用力到泛白，疼，莫名地，我想到了顾承昱，如果是他，大概已经意识到我疼，收回手道歉了吧。

这就是理由。

伸手掰开他的手指，我转了转通红的手腕，情绪完全稳定，「我说对不起的是这么多年的纠缠不清是我打扰了，而不是今时今日选择离开你。」

说完就转身弯腰从车里出去，步子迈得又稳又快，没有回头，明明觉得不遗憾，不难过，不后悔，可我不明白为什么眼泪就这么来了。

我没有伸手擦，我怕谢绥看到，误会我放不下。

11.

我以为那天说得够清楚了，但是我真没想到下楼拿快递的时候会看见谢绥。

他坐在车引擎盖上，车是黑的，他人也是黑的，灯光并没有照过去，我却无端发现那个人是他。

原来喜欢一个人太久，即使后来放下了，还是有一眼就能看见他的本领。

捏着快递盒的手紧了紧，最终我还是走了过去，站定在他面前。

「你来干什么？」

「为什么不喜欢我了？」谢绥没有抬头，只是低声说了一句，似有不解。

还没说出些什么，他就把视线落在我身上，移到脖颈间的时候，谢绥素来清冷的脸上第一次染上了颜色，猩红的、绝望的、叫人痴迷的。

他冰凉的手指用力地摩擦着我颈侧的痕迹，声音哑得不成样子，「舟舟，告诉我你们什么都没有发生。」

看他这副样子，我心中既没有快活，也没有心疼，只是平静地陈述，「谢绥，我们分手了，分手很久了。」

「分手」两个字似乎一下子点燃了他的情绪，谢绥这张玉雕似的脸，生动地把美艳和刻薄融为一体，「没、有。」

他一字一顿，不愿承认。

恍惚间想到曾经，谢绥其实有过一个喜欢的女孩子，她的名字一直没能被我忘记，周艾。

谢绥对周艾的温柔所有人都看得见，还好周艾没定性，他们甚至没有在一起。

不得不承认，我当时对于周艾转而喜欢上别人这件事，内心卑劣地感到窃喜。

那被嫉妒模糊了面貌的样子，应该和现在的谢绥一样吧。

心里泛起一阵疼，可怜谢绥又可怜我自己，但我实在看得太清楚，谢绥不够喜欢我。

至少我有一件不愿意向任何人承认的事情，我总是拿他对我的态度和当初对周艾的作比较，可惜，总是输。

「谢绥，你只是不甘心，不甘心我喜欢了你那么久突然就走掉了。」原来肯定他不喜欢我真的没有那么难，「不论是喜欢还是爱，都不是你这个样子。」

你记得周艾吗？我嫉妒她。

可是这句话我说不出口。

「舟舟，不要否定我。」谢绥纤长的睫毛上甚至沾了一些晶莹，「我只是把喜欢当成了习惯。」

把喜欢当成了习惯？

这句话莫名像一枚尖刺插进了我的胸口，里头流着汨汨的鲜血，无声却疼痛。

我转身要走，不想再和他讨论这些扎伤我自己的话题，毕竟现在的生活我已经尤其满意了。

谁知道谢绥一把搂住我的腰，从身后紧紧地搂住，好像怕我走掉，用尽了力气，他尖利的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，呢喃着恳求，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」

我伸手抓住他的手腕，还没开口，就看到楼道里出来了一道修长的人影。

大概是等了太久还不见我上楼吧。

顾承昱站在那里只愣神了一瞬间，我甚至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他就转头朝着背离我们的方向走，长腿迈得很急，像是落荒而逃，没有任何停顿。

他甚至连上来质问一句都不敢，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酸到眼泪都流了出来。

「谢绥，你还记得我当初说要追你，征求了你的同意吗？现在，请你也尊重一下我，我说不好，你能离开吗？能别再打扰我了吗？」

谢绥被我抓住的手腕像突然卸了力道，我扳开以后瞟了他一眼，看见了他本来漆黑而深邃的眼眸变得灰暗而空洞，脸和唇都白得不见一丝血色。

他真的很漂亮，我一直都觉得他像一尊玉雕，如今才真的像，巧夺天工却毫无生机。

不再管他，我朝着顾承昱消失的方向小跑过去，他那么委屈，肯定躲起来哭了。冬天万物凋敝，还没有下雪就冷得让人瑟缩，可我去找顾承昱的时候，心是热的，是滚烫的。

12.

我以为要花很久才能找到顾承昱，可是狗狗就算闹脾气离家出走，也不敢走得太远。

不知道是怕走丢，还是怕错过了出门寻找的主人。

看见他眼睛红红的坐在便利店门口，脚边放了一扎啤酒，这失意的小模样引得好几个小姑娘躲在他身后不远处观望着。

我走过去蹲下来抽走他手中的啤酒，看着他湿漉漉的眼睛，温柔地哄他，「回家好不好？」

「还有我的地儿吗？」顾承昱伸手试图把啤酒拿走，还好我捏得紧，他没能得逞。

是以抬头幽怨地看了我一眼，又湿漉又委屈。

我捏着啤酒喝了一口，掐着他的下巴就渡了过去，「回家这样喂你喝行不行，这些都喂掉？」

指了指地上的一扎啤酒，顾承昱顺着我的手看了过去，耳尖瞬间就红了，带着些赌气的奶音，「也不是不行。」

我看了一眼顾承昱身后聚着的几个小姑娘惊愕捂嘴的模样，笑着站起来伸手给他，顾承昱没接，自己爬起来拽拽地在前面

走。

我拎着啤酒跟在后面忍不住地笑，「哎，少爷，我没同意我前男友再追我，真的，我还是喜欢年轻人。」

顾承昱步子一顿，转身过来，脸色漆黑，「那我要是老了呢？」

哦，这脑回路真不一般。

我小步跑上去把啤酒递进他手里，踮起脚啄了一下他的唇，「那我只喜欢叫顾承昱的年轻人。」

和顾承昱走到楼梯口，发现谢绥还没走。

身边这人果然不高兴了，他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眼睛的红色还没褪去，如今却悄悄染上张狂和使坏，「姐姐，我想亲你，就现在。」

我没有犹豫地勾住了他的脖子。

不知道顾承昱有多热烈，但正好飘雪了。

初雪的时候，和心上人拥吻，好像没有比这更浪漫的事情了。

被他牵着上楼，被他压在门上，最后又被他温柔照顾。

年纪小也知道疼人啊，只要真的喜欢，对一个人好就成了刻进基因里的本能。

没有什么把喜欢当成习惯这种说法。

外面的月亮好像太刺眼了，我翻下床去拉窗帘，视线停在了那个被覆了一层薄雪的身影上。

抓着窗帘的手紧了紧。

「顾承昱，你拿我手机发个消息给他，让他走吧。」我抓着窗帘轻声地开口。

我知道我去拉窗帘这件事身后的人一定不舒服了，可是我没办法眼睁睁看着这个我放在心尖上那么多年的人，在初雪里被冻昏过去。

不能感动我，还糟蹋了身体。

不如让顾承昱发消息，平复他的情绪，也让谢绥死心。

「好。」顾承昱的声音染上笑意，甜腻不已还带着一丝丝幸灾乐祸。

看见谢绥进了车子里，我也算放下心来拉上了窗帘。

顾承昱将我一把搂进去，掐着我的脸，恶狠狠道：「你竟然连和他的记录都不删！还给我看到了！」

我伸手遮住了他这对漂亮的眼睛，那里头流出来的嫉妒和恼火简直叫人无法直视，「我以后也会这么喜欢你的，越来越喜欢。」

谁知道顾承昱却一顿，最后伏在我颈间，奶声奶气，不甘心又委屈，「不用，我心疼。姐姐一直喜欢我就好了。」

好啊。

后来，我想起来要删除和谢绥有关的一切，或者说我卑微可怜的过去，我才看到顾承昱发了什么：

「哥哥，姐姐现在很累了，你也太不知道心疼人了，还指望她大半夜送你去医院吗？」

过了一会儿，他大约是看了我的记录，又补了一句：

「我会对她好的，比她对你还要好。」

我留下了顾承昱最后一句话没有删，我感谢这世上有人心疼我的患得患失，委曲求全。

那个人还恰好是顾承昱。

【甜甜的番外】

找东西的时候，我竟然翻出了从前的日记，意识到自己那个时候会在里面写点什么，我心一沉，将它扔进了一旁的收纳盒里。

我扔本子的声音不小，惊动了缩在沙发里的顾承昱，他走了过来蹲在我面前，眼睛亮亮地看着我，「姐姐怎么不高兴了？」

刚刚还是不爽利，现在就变成了害怕他翻看我日记的心虚。

大概是心虚写在了脸上，顾承昱那双招人的眼睛微微眯起了一些，看上去有些说不出的凶。

奶凶奶凶的，让我有一种又刺激又害怕的感觉。

他修长的手顺着我的余光伸进了收纳盒，按在了那本日记本上，声音温柔又古怪，「姐姐，我能看看吗？」

弟弟，我能拒绝吗？

「你看了不生气就好。」

「我怎么舍得跟姐姐生气呢？」顾承昱意味不明地笑了一下，目光落在了日记本上，静静地翻看起来。

我盯着他流畅的下颌线条发呆，发现他薄唇紧紧地抿着，脸色已经是极其难看了。

意识到大事不妙，我爬起来撑着他的肩膀准备抽走日记，顾承昱微微后仰避开了我的动作，反手将我捞进怀里，抱着我一起「欣赏」。

「天很冷，玻璃窗上都是谢绥和周艾的名字，所有人都在打趣，我也要强颜欢笑，嫉妒原来这么好理解。」

「周艾高数没及格，趴在桌子上哭，他说他教她，我看着手中的成绩单，心情突然没那么好了。」

.....

「周艾和数院的季甚在一起了，谢绥这几天看起来很冷，但好像也没那么伤心，他是不是没有那么喜欢她？我竟然卑劣地感到开心。」

我突然伸手按住日记页面，不想让顾承昱看到我的阴暗面，
「别看了。」

「啪」的一声，顾承昱合上了日记扔在了一边，扳过我的脸，薄唇贴了上来，「我才嫉妒，我卑劣地感到开心。」

这句话莫名地说得我心中又暖又涩。

顾承昱身体力行地证明了他很嫉妒，天黑的时候把我捞起来，
「带你去个地方。」

我很累，垂着个脑袋嫌他烦，但还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，任由他牵着出门。

等他把车停在 N 大门口的时候，我才愣住，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读的大学？」

顾承昱捏着我的手指玩，「这也是我的大学。」

我们学校不允许外人进入。

他不知道和校门口的保安说了什么，还指着我说，终于得到了通融，牵着我进去。

走在银装素裹的旧时校园里，心里是说不出触动。

直到被牵到当年的大一自习的教室，顾承昱从窗子翻进去，为我开了门，我跟着他进去，就看见他站在面朝操场的窗户前，伸手静静地写着「顾承昱 宋沁舟」。

莫名地我眼睛就红了。

教室惨白的灯光笼罩着顾承昱修长的背影，把他照得挺拔清瘦。

怎么会有人那么恰到好处地踩着你的每一个点，治愈你年少时受过的所有伤痛呢？

我想着的时候，已经走过去了，站在他旁边的另一扇窗子前，写下了我和他的名字。

被雾气弥漫的玻璃窗，最后变成了密密麻麻的「顾承昱 宋沁舟」，终于把我记忆中的「谢绥 周艾」完全覆盖。

「姐姐，有段时间你们学校封校，你翻墙，还卡在墙上了，是我把你捞下来的。」顾承昱弯下腰凑近我，鼻尖靠着我的，温柔地和我回忆着。

「我当时就想，这个姐姐也太可爱了吧。」顾承昱眼睛很暗，似乎是满满的遗憾。

我伸手勾住他的脖子，「那你一开始怎么没认出我？」

「我是不敢相信，又不敢确定。」

雾气又慢慢将窗上的名字变得模糊，这次没有同学的起哄，我正好可以认认真真地亲吻我的男孩。

- 完 -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